

载瓦语的构形形态*

朱艳华

[提要] 载瓦语的构形形态有语音屈折、附加词缀、语音屈折与附加词缀并用、重叠 4 种。构形形态的句法功能表现为谓语动词与主语人称和数的一致关系、动词与形容词的使动态、代词的数与格、重叠式的量级等。构形形态的发展趋势表明载瓦语的分析性特征进一步增强。探讨构形形态时需要注意形态成分的语流音变、语音演变等复杂因素，并从分析性强弱的视角考察构形形态的演变。

[关键词] 载瓦语 构形形态 句法功能 形态句法

载瓦语属藏缅语族缅语支，具有分析性语言的特征。其分析性特征表现为：一是主要以语序和虚词来表达语法意义；二是不少虚词，尤其是助词，具有多功能性（朱艳华、勒排早扎 2013）。但载瓦语存在少量的形态成分，厘清这些形态成分的手段、句法功能以及发展趋势，有助于深入认识载瓦语的类型特点，进而探究语言类型转变的动因与机制。

一般认为，形态手段有构词形态和构形形态两种。构词形态是指能够改变词汇意义，构成新词的形态成分；构形形态是指能够表达性、数、格、人称、时、体、态、式、趋向等语法意义的形态成分（宋玉柱 1986）。本文仅讨论载瓦语的构形形态。

一 构形形态的语法手段

载瓦语构形形态的语法手段主要有语音屈折、附加词缀、语音屈折与附加词缀并用、重叠等 4 种。

（一）语音屈折

载瓦语的语音屈折包括声母、韵母的规则性交替变化。例如：

- (1) $naŋ^{51}ts\check{3}^{31}jaŋ^{51}z\check{1}^{55}m\check{a}^{31}pu^{31}xut^{55}a\check{r}^{55-31}\textcircled{1}$. 你给孩子穿上衣服吧。
你 孩子 宾格 衣服 使穿 祈使式
- (2) $f\check{1}^{31}pja^{31}w\check{o}^{55}x\check{o}^{31-51}ju\check{r}^{55}t\check{p}^{31}p\check{a}^{51}$. 果树栽活了。
果树 得 栽 使活 持续 变化

例（1）中的使动词 xut^{55} “使穿”是在自动词 wut^{31} “穿”的基础上主要通过声母交替（半元音 $w \rightarrow$ 清擦音 x ）而成。例（2）中的使动词 $ju\check{r}^{55}$ “使活”是在自动词 $ju\check{r}^{31}$ “活”的基础

* 本文的研究获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跨境载瓦语志研究（17BY216）”和北京语言大学学院级科研项目（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专项）（20YJ140005）资金资助。匿名专家提出宝贵修改意见和建议。谨此一并致以谢意。

^① 祈使式助词 $a\check{r}^{55}$ 前面音节的声调若为高调 55 或 51， $a\check{r}^{55}$ 会发生变调，读为 $a\check{r}^{31}$ 。

上主要通过韵母交替（松元音 u → 紧元音 u）而成。

（二）附加词缀

构形形态以附加后缀为主，但也有少量附加前缀和中缀的情况。附加后缀的如人称代词的双数和复数，分别是在词根后添加 -nik⁵⁵（双数）和 -moʔ³¹（复数）（第一人称复数包括式添加 -nuŋ⁵⁵）。附加前缀和中缀的情况主要出现在动词复数标记 kɔ⁵¹ 上，kɔ⁵¹ 可出现在词根之前、之中、之后，以后置为多；出现在词根之前和之中时往往还会发生语音变化。具体分析见下文。

（三）语音屈折与附加词缀并用

语音屈折与附加词缀并用，指同时使用语音屈折与附加词缀手段表达语法意义。例如：

(3a) tsɔ³¹ʃaŋ⁵¹ŋau⁵¹pə⁵¹. 孩子哭了。
孩子 哭 变化

(3b) jaŋ³¹tsɔ³¹ʃaŋ⁵¹ʒl⁵⁵lɔ⁵⁵ŋau⁵⁵pə⁵¹. 他把孩子弄哭了。
他 孩子 宾格 弄 使哭 变化

例（3a）动词是 ŋau⁵¹ “哭”，表示孩子自己哭；例（3b）动词是 lɔ⁵⁵ŋau⁵⁵ “使哭”，表示“孩子哭”是由外因导致的。lɔ⁵⁵① “使、弄、搞、扰”是一个动词，可充当谓语，如：mji³¹（火）khə⁵⁵（别）lɔ⁵⁵（弄）“别弄火”；加在动词或形容词前面表示使动的 lɔ⁵⁵ 由动词 lɔ⁵⁵ 语法化而来，但其语义并未完全虚化，可将其视为类词缀。ŋau⁵⁵ 则是在自动词 ŋau⁵¹ 的基础上，通过语音交替（元音松紧交替、声调交替）而成。lɔ⁵⁵ŋau⁵⁵ “使哭”可分析为“类词缀 lɔ⁵⁵（弄）+ 使动词 ŋau⁵⁵（使哭）”。

（四）重叠

刘丹青（1986）指出重叠是一种形态手段，是一种词内变化的手段，应当属于较严格意义的形态，并提出区分构词形态和构形形态的6种标准：意义的单一性和多样性、形式的单一性和多样性、基础形式的词和非词、词性的固定与变化、能产性的强和弱、词外关系和词内意义。本文认为载瓦语的重叠形式属构形形态，重叠式的构成形式^②有：VV + 泛义动词、V + mə⁵⁵ + V、Adj + Adj、Adj + mə⁵⁵ + Adj、Adj + jaŋ³¹ + Adj、kə³¹ + Adj + Adj、量词 + 量词、ABAB 式数量短语、ABB 式数量短语以及疑问代词的重叠。

二 构形形态的句法功能

载瓦语上述构形形态的句法功能主要表现在以下5个方面。

（一）附加词缀体现谓语动词与主语数的一致关系

在句法层面，载瓦语的谓语动词通过添加复数标记 kɔ⁵¹ 来表达数范畴。复数标记 kɔ⁵¹ 主要用于主语为第二、第三人称复数的有生名词（代词）中，主语为第一人称复数的句子不使用。复数标记 kɔ⁵¹ 的使用情况较为复杂，主要有以下两种情况：

1. 如果谓语由光杆动词充当，则复数标记 kɔ⁵¹ 直接添加在动词之后。例如：

① lɔ⁵⁵ 可与动词性语素结合在一起构成并列复合词，如：vaŋ⁵¹⁻³¹（进入）lɔ⁵⁵（扰）“进犯”。

② V 代表动词，Adj 代表形容词，AB 代表双音节词。

(4) nuŋ⁵⁵moŋ³¹xje⁵¹⁻⁵⁵pum⁵¹ma⁵⁵khə⁵⁵je⁵¹⁻⁵⁵kɔ⁵¹, vaŋ³¹tɛ⁵⁵ɔŋ⁵⁵thuŋ⁵¹xui³¹kɔ⁵¹⁻³¹①za⁵¹.
 你们 那 山 位格 别 去 复数 野猪 和 相遇 复数 将行
 你们别去那座山上，会遇到野猪。

(5) jaŋ⁵⁵moŋ³¹kha⁵⁵mai³¹lo⁵¹kɔ⁵¹? 他们从哪里来?
 他们 哪 格 来 复数

例(4)(5)的主语分别是第二、第三人称复数代词，谓语动词分别由光杆动词je⁵¹“去”和lo⁵¹“来”充当，没有其他辅助成分，复数标记kɔ⁵¹直接添加在谓语动词之后。

2. 如果谓语动词之后还有体助词、情态助词、式助词、语气助词等辅助成分，复数标记kɔ⁵¹往往附加在这些辅助成分的词根之上。黏附于这些助词之上的kɔ⁵¹有以下特点：

1) 位置不固定，前置、后置或中置于助词词根的情况都有。例如：

(6) jaŋ⁵⁵moŋ³¹je⁵¹kɔ⁵¹⁻³¹jaŋ⁵⁵kaŋ³¹! 她们去吧!
 她们 去 复数 祈使式

(7) jaŋ⁵⁵moŋ³¹mə³¹pu³¹ŋhɪ³¹je⁵¹pə⁵¹⁻³¹kɔ⁵¹⁻³¹za⁵¹ka⁵¹. 听说他们就要洗衣服去了。
 他们 衣服 洗 去 即行,变化 复数 将行 示证

(8) jum⁵¹mə⁵⁵kə³¹pju⁵¹sum³¹juŋ³¹le⁵⁵a³¹kɔ⁵¹. 家里来了三个人。
 家 方助 话助 人 三个 来 现实 复数

例(6)中复数标记kɔ⁵¹前置于祈使式助词jaŋ⁵⁵kaŋ³¹，例(8)中kɔ⁵¹后置于现实情态助词za⁵⁵②，在例(7)中kɔ⁵¹则是中置于即行体助词pə⁵¹⁻³¹za⁵¹之间。即行体助词pə⁵¹⁻³¹za⁵¹是一个合成助词，由变化体助词pə⁵¹和将行体助词za⁵¹组合而成。如果主语是单数或第一人称复数，即行体助词用pə⁵¹⁻³¹za⁵¹；如果主语是第二、第三人称复数，则要在pə⁵¹⁻³¹za⁵¹之间添加复数标记kɔ⁵¹。

2) 前置、中置于助词词根的kɔ⁵¹，语音往往发生弱化，元音ɔ读为央元音ə，声调读为中降调31，实际发音为[kə³¹]；有时元音也发生松化，读为[kə³¹]。后置于助词词根的kɔ⁵¹不发生音变。例如：

(9) nuŋ⁵⁵moŋ³¹saŋ⁵¹nik⁵⁵pə³¹kjin⁵⁵lo⁵⁵kɔ⁵¹⁻³¹za⁵¹, ŋut⁵⁵le⁵¹luŋ³¹?
 你们 明年 北京 去 复数 将行 是 非现实 吗
 你们明年去北京，是吗？

3) 前置于祈使式助词aŋ⁵⁵和语气助词ɔ⁵⁵的kɔ⁵¹与词根发生合音，融合为一个音节。载瓦语的祈使式助词根据主语人称、数的不同而有不同的形式，其中第二人称复数的祈使式助词是kəŋ⁵⁵或kəŋ⁵⁵，它是由复数标记kɔ⁵¹与第二人称单数祈使式助词aŋ⁵⁵合音而成的。合音经历了两个音变过程：①前置于aŋ⁵⁵的复数标记kɔ⁵¹发生弱化，语音形式变为[kə³¹]或[kə³¹]；②弱化后的复数标记[kə³¹]或[kə³¹]与aŋ⁵⁵合音，合音时[kə³¹]或[kə³¹]取声母和韵母，aŋ⁵⁵取韵尾和声调，读为[kəŋ⁵⁵]或[kəŋ⁵⁵]。例如：

(10a) naŋ⁵¹je⁵¹aŋ⁵⁵⁻³¹! 你去吧!
 你 去 祈使式

① 复数标记kɔ⁵¹有时会弱化为[kə³¹]或[kə³¹]，本文标写为kɔ⁵¹⁻³¹。详见下文。

② 现实情态助词za⁵⁵后面附加复数标记kɔ⁵¹时，声母ʒ脱落，同时声调弱化为31，即za⁵⁵变读为a³¹。

- (10b) nuŋ⁵⁵moʔ³¹je⁵¹kəʔ⁵⁵!^① 你们去吧！
 你们 去 祈使式

载瓦语用语气助词 ɔ⁵⁵ 表示叮咛、告诫的语气，但 ɔ⁵⁵ 只用于主语为单数的句子，如果主语为复数，语气助词则用 kəʔ⁵⁵。kəʔ⁵⁵ 是在 ɔ⁵⁵ 前添加复数标记 kəʔ⁵¹ 构成。合音时，取 kəʔ⁵¹ 的声母和韵母，取 ɔ⁵⁵ 的声调，形成用于第二人称复数的语气助词 kəʔ⁵⁵。这一合音过程比较明确，因为所有句尾用 kəʔ⁵⁵ 的句子，母语人认为都可以换成合音前的形式 kəʔ⁵¹ɔ⁵⁵。例如：

- (11) naŋ⁵¹lā³¹ko³¹tsā³¹mə³¹tsəŋ⁵⁵⁻⁵¹to⁵¹⁻³¹aŋ⁵⁵ɔ⁵⁵! 你要好好记住哦！
 你 好好地记 持续 祈使式 哦

- (12) nuŋ⁵⁵moʔ³¹khə⁵⁵je⁵¹kəʔ⁵⁵! 你们别去啊！
 你们 别去啊

(二) 附加词缀体现动词与主语人称的一致关系

载瓦语动词的人称范畴已几近消失，仅在有称说义动词的句子中有所体现，主要表现为：主语为第一人称的，称说义动词用 ŋu⁵¹ “称、叫、说”；主语为第二、第三人称的，称说义动词用 ka⁵¹ “称、叫、说”。例如：

- (13a) ŋo⁵¹i⁵⁵su³¹ŋu⁵¹ə⁵⁵. 我是这样说的。
 我 这样说的

- (13b) naŋ⁵¹i⁵⁵su³¹ka⁵¹ə⁵⁵. 你是这样说的。
 你 这样说的

- (13c) jaŋ³¹i⁵⁵su³¹ka⁵¹ə⁵⁵. 他是这样说的。
 他 这样说的

例(14)的主语省略，但是由句子中的动词 ŋu⁵¹ 可知主语是第一人称“我”。如：

- (14) jaŋ⁵¹ku³¹ʒl⁵⁵jaŋ⁵¹maŋ³¹ŋu⁵¹tsu⁵⁵to³¹. 他的弟弟 宾格 他的哥哥 叫 认 持续
 (我)把他的弟弟认作他哥哥了。

除了作动词之外，ŋu⁵¹ 和 ka⁵¹ 还都可以作引语标记，但二者同样分工明确，ŋu⁵¹ 用于引用第一人称主语说的话，ka⁵¹ 用于引用第二、第三人称主语说的话。例如：

- (15a) ŋo⁵¹tai³¹⁻⁵¹le⁵¹, lā³¹laŋ⁵⁵a³¹kə³¹pə³¹lɔm⁵¹ŋu⁵¹. 我说，勒腊不能参加。
 我说 非现实 勒腊 不能参加 引语

- (15b) jaŋ³¹tai³¹⁻⁵¹ʒl³¹, lā³¹laŋ⁵⁵a³¹kə³¹pə³¹lɔm⁵¹ka⁵¹. 他说，勒腊不能参加。
 他说 停顿 勒腊 不能参加 引语

- (15c) naŋ⁵¹tai³¹⁻⁵¹wu⁵⁵ə⁵⁵, lā³¹laŋ⁵⁵a³¹kə³¹pə³¹lɔm⁵¹ka⁵¹, jaŋ³¹xai⁵¹mu⁵¹tum³¹le⁵⁵pə⁵¹? 你说 曾行 的 勒腊 不能参加 引语 他 为什么 又来 变化
 你说过勒腊不能参加的，他怎么又来了？

拟声词可视为一种特殊的引语，其后的标记词也需根据主语的人称选择使用 ŋu⁵¹（第一人称）或 ka⁵¹（第二、第三人称），此时 ŋu⁵¹ 和 ka⁵¹ 的功能相当于状语标记“地”。例如：

- (16a) ŋo⁵¹xə⁵⁵xə⁵⁵xa⁵⁵xa⁵⁵ŋu⁵¹xə⁵⁵lai³¹pə⁵¹. 我嘻嘻哈哈地躲过了。
 我 嘻嘻哈哈 引语 躲 过 变化

① kəʔ⁵⁵ 也可以读为 kəʔ⁵⁵。

(16b) jaŋ³¹xə⁵⁵xə⁵⁵xa⁵⁵xa⁵⁵ka⁵¹⁻³¹xaɪ⁵⁵lai³¹pə⁵¹. 她嘻嘻哈哈地躲过了。
 她 嘻嘻哈哈 引语 躲 过 变化

ŋu⁵¹“称、叫、说”的声母ŋ可能是体现其与主语人称一致关系的标记。藏缅语许多语言有“代词化”现象，如藏语、羌语、景颇语、独龙语、嘉戎语等。孙宏开（1994）指出，“所谓代词化现象是指动词在句子中作谓语时，要用前缀或后缀体现主语的人称和数。这种前后缀与人称代词有一致关系，故又被称为动词一致关系（verb agreement）。多数藏缅语族语言，往往将作主语的人称代词的辅音（声母）作词缀，也有部分藏缅语族语言用人称代词的元音（韵母）作词缀。少数藏缅语甚至用整个人称代词作词缀。”孙宏开（2008）将独龙语、嘉戎语主语为第一人称时动词的变化模式概括为V-ŋ，其后缀ŋ就来源于第一人称代词。独龙语第一人称单数代词是ŋa⁵³“我”，主语为第一人称单数时，动词la⁵⁵“找”的变化形式是laŋ⁵⁵；嘉戎语第一人称单数代词是ŋa“我”，主语为第一人称单数时，动词kro“分配”的变化形式是kroŋ。相较于上述有代词化现象的语言，载瓦语动词的人称范畴与其代词化现象有同有异。相同的是，动词人称范畴的标记与人称代词都有密切关系。载瓦语第一人称的称说义动词以及由此语法化而来的引语标记ŋu⁵¹，其声母与载瓦语第一人称代词ŋə⁵¹“我”相同，都是鼻辅音ŋ。藏缅语族有代词化现象的语言中，主语为第一人称时，谓语动词缀以第一人称代词的全部或一部分，这一规律较普遍。不同之处有两点：第一，有代词化现象的语言中，主语为第一人称时，动词的人称标记一般以后缀的形式黏附于动词之后，而载瓦语第一人称称说义动词以及由其语法化而来的引语标记ŋu⁵¹，人称标记ŋ出现在词首；第二，有代词化现象的语言中，动词的人称范畴具有系统性，谓语动词一般要带人称标记，而载瓦语动词的人称范畴不是系统性的，仅在第一人称称说义动词以及由其语法化而来的引语标记上通过声母ŋ进行区分。这可能是动词人称范畴在载瓦语中的遗存。

（三）语音屈折、语音屈折与附加词缀并用及仅附加词缀表示动词和形容词的使动态

与藏缅语许多语言一样，载瓦语的动词和形容词也有自动态和使动态的区分，其中自动态是无标记形式，而使动态有形态变化。使动态的表达手段主要有以下3种。

1. 语音屈折：采用韵母或声母交替来表示使动。

1) 松元音韵母（自动）同紧元音韵母（使动）交替。例如：

tsuŋ ³¹	tsuŋ ⁵¹ ①	ŋje ⁵⁵	ŋje ³¹
坐	使坐	热	使热

2) 不送气声母（自动）同送气声母（使动）交替。例如：

kjo ⁵⁵	khjo ⁵⁵	tʃeɪ ³¹	tʃheɪ ⁵⁵
落下	使落下	破	使破

3) 半元音声母（自动）同清擦音声母（使动）交替。例如：

wut ³¹	xut ⁵⁵	jup ⁵⁵	ʃup ⁵⁵
穿	使穿	睡	使睡

2. 语音屈折与附加词缀并用：在采用语音屈折的使动词前附加表使动义的类词缀lɔɪ⁵⁵“弄”。例如：

① 使动态往往伴随声调的变化，但声调的屈折变化不是一种表示使动范畴的规则性语音变化，因而只能看成是一种伴随现象。

pun³¹ lɔŋ⁵⁵pun³¹ lam⁵¹ lɔŋ⁵⁵lam⁵⁵
醒 弄 使醒 宽 弄 使宽

3. 附加词缀：在自动词前加 lɔŋ⁵⁵“弄”表示使动。例如：

xa⁵⁵ lɔŋ⁵⁵xa⁵⁵ mjo³¹ lɔŋ⁵⁵mjo³¹
松开 弄 松开 多 弄 多

(四) 语音屈折、附加词缀体现人称代词的格和数

载瓦语的人称代词有格范畴和数范畴。人称代词格范畴的形态变化只体现在单数人称代词上，双数和复数人称代词没有格范畴的形态变化。具体情况见表1。

表1 载瓦语人称代词

数	人称		
	第一人称	第二人称	第三人称
单数	ŋɔ ⁵¹ (主格)	naŋ ⁵¹ (主格)	jaŋ ³¹ (主格)
	ŋɔ ⁵¹ (宾格)	naŋ ⁵¹ (宾格)	jaŋ ³¹ (宾格)
	ŋa ⁵⁵ (领格)	naŋ ⁵⁵ (领格)	jaŋ ⁵¹ (领格)
双数	ŋa ⁵⁵ nik ⁵⁵ (排除式)	nuŋ ⁵⁵ nik ⁵⁵	jaŋ ⁵⁵ nik ⁵⁵
	i ⁵⁵ nik ⁵⁵ (包括式)		
复数	ŋa ⁵⁵ moŋ ³¹ (排除式)	nuŋ ⁵⁵ moŋ ³¹	jaŋ ⁵⁵ moŋ ³¹
	ŋa ⁵⁵ nuŋ ⁵⁵ 、i ⁵⁵ nuŋ ⁵⁵ (包括式)		

如表1所示，人称代词单数有两种语音形式，主格和宾格采用同一个语音形式，而领格则是在主格和宾格的形式上通过语音屈折变化而成。第一人称代词主格和宾格形式是ŋɔ⁵¹，领格形式ŋa⁵⁵是在ŋɔ⁵¹的基础上，通过韵母交替(ɔ→a)和声调交替(51→55)变化而来的；第二人称代词主格和宾格形式是naŋ⁵¹，领格形式naŋ⁵⁵是在naŋ⁵¹的基础上，通过声调交替(51→55)变化而成的；第三人称主格和宾格形式是jaŋ³¹，领格形式jaŋ⁵¹是在jaŋ³¹的基础上，通过声调交替(31→51)变化而成的。

这里需要注意的是，载瓦语宾语的后面很多时候要带宾格助词ʒɿ⁵⁵，导致同样为高调的第一、第二人称的宾格发生变调，调值由51变为31；还有一些即使不带ʒɿ⁵⁵，但如果代词宾格形式后的音节也是高调的，同样要发生这样的变调。根据对载瓦语母语人语感的调查，第一、第二人称代词主格和宾格的声调变化尚未形成固定的语法范畴，因此不看作是不同的格形式。

人称代词数范畴的形态变化体现在双数和复数上，分别是通过在单数人称代词或其变音形式之后添加后缀-nik⁵⁵(双数)或-moŋ³¹(第二、第三人称复数以及第一人称复数排除式)、-nuŋ⁵⁵(第一人称复数包括式)构成的。

(五) 重叠体现量级的变化

重叠是一种重要的调量手段，载瓦语以重叠手段改变量级的情况主要有以下4种。

1. 动词重叠

1) “VV+ 泛义动词”重叠式。单音节动词整体重叠，双音节动词重叠后一个音节，在动词重叠式后再添加kut⁵⁵“做”、mu⁵¹“形成”或tut³¹“变成”等泛义动词构成。这种重叠式

表示动作行为是经常性的、习惯性的，为惯量。例如：

(17a) mau³¹wə⁵¹jam⁵¹tʃe⁵⁵tʃaŋ⁵⁵ mau³¹⁻⁵⁵wə⁵¹⁻³¹ʒa⁵⁵. 进入雨季的话下雨。
 雨季 到 的话 雨 下 现实

(17b) mau³¹wə⁵¹jam⁵¹tʃe⁵⁵tʃaŋ⁵⁵ mau³¹wə⁵¹wə⁵¹tut³¹ʒa⁵⁵. 进入雨季的话经常下雨。
 雨季 到 的话 雨 下 下 泛义 现实

2) “V+mă⁵⁵+V”式重叠式。动词或动词短语放在句首作话题时，动词也可以重叠，但必须在重叠动词中间添加词缀 mă⁵⁵。这种重叠式表示遍指，有“凡是……的”之义，表示动词所关涉事物的全部，为全量。例如：

(18) khū⁵⁵ŋji⁵⁵xə³¹mă⁵⁵xə³¹⁻⁵¹ə⁵⁵sək⁵⁵kə³¹pan³¹sək⁵⁵tʃat⁵⁵. 今天种的，都是椿树。
 今天 种 词缀 种 的 树 话助 椿树 都

2. 形容词重叠

1) “Adj+Adj”式，表示程度加深，为增量。例如：

(19) xji⁵¹kə³¹kə³¹ku⁵¹ə⁵⁵sək⁵⁵lă³¹kam⁵¹ŋut⁵⁵le⁵¹. 这是一棵很大的树。
 这 话助 大 大 原本 的 树 一棵 是 非现实

2) “Adj+mă⁵⁵+Adj”式，表示遍指，有“凡是……的”之义，为全量。例如：

(20) mjaŋ⁵¹mă⁵⁵mjaŋ⁵¹ku⁵¹ʒi⁵⁵ŋə⁵¹wə⁵¹nau⁵¹⁻³¹ʒa⁵⁵. 所有高的我都想要。
 高 词缀 高 原本 宾格 我 要 想 现实

3) “Adj+jaŋ³¹+Adj”式，表示语气的加强，有“确实、真正的”之义，为增量。例如：

(21) sək⁵⁵kam⁵¹xji⁵¹kam⁵¹mjaŋ⁵¹jaŋ³¹mjaŋ⁵¹⁻³¹ʒa⁵⁵. 这棵树确实高。
 树 这 棵 高 助词 高 现实

4) “kə³¹+Adj+Adj”式，表示程度加深，有“非常”之义，为增量。但这一结构模式只用于 mjaŋ⁵¹“多”、mjaŋ⁵¹“高”、xə⁵⁵“远”、xəŋ⁵¹“长”等少数几个形容词。在“kə³¹+Adj+Adj”式中，形容词 Adj 如果不是高平调，要变读为高平调。例如：

kə ³¹ mjaŋ ⁵⁵ mjaŋ ⁵⁵	非常多	kə ³¹ mjaŋ ⁵¹⁻⁵⁵ mjaŋ ⁵¹⁻⁵⁵	非常高
kə ³¹ xə ⁵⁵ xə ⁵⁵	非常远	kə ³¹ xəŋ ⁵¹⁻⁵⁵ xəŋ ⁵¹⁻⁵⁵	非常长

3. 量词和数量短语重叠

量词中只有不定量词（如 lă³¹vam³¹“一些”、lă³¹tsui⁵⁵“一点儿”、lă³¹tsup³¹“一会儿”等）可以重叠，构成“量词+量词”重叠式，表示数量减少，为减量。例如：

(22a) ŋə⁵¹lă³¹tsui⁵⁵sə⁵⁵pə⁵¹. 我懂一点了。
 我 一点 懂 变化

(22b) ŋə⁵¹lă³¹tsui⁵⁵tsui⁵⁵sə⁵⁵pə⁵¹. 我懂一点点了。
 我 一点 点 懂 变化

数量短语的重叠方式有两种，表义各不相同。

1) 数量短语完全重叠，构成“ABAB”式重叠式，表示“逐次”，为递增量。例如：

(23a) ŋa⁵⁵nuy^{55;55}lək³¹ʃət³¹ʃaŋ⁵⁵! 咱们锄两丘吧！
 咱们 两丘 锄 祈使式

(23b) ŋa⁵⁵nuy^{55;55}lək³¹i⁵⁵lək³¹mai³¹ʃət³¹ʃaŋ⁵⁵! 咱们两丘两丘地锄吧！
 咱们 两丘 两丘 地 锄 祈使式

2) 数量短语只重叠后面的量词，构成“ABB”式重叠式，表示“每人做同样次数的动

作”，为均量。例如：

- (24a) nuŋ⁵⁵moŋ³¹i⁵⁵ tam⁵¹vaŋ³¹kəŋ⁵⁵! 你们抬两次吧！
 你们 两次 抬 祈使式
- (24b) nuŋ⁵⁵moŋ³¹i⁵⁵tam⁵¹tam⁵¹vaŋ³¹kəŋ⁵⁵! 你们每人抬两次吧！
 你们 两次 次 抬 祈使式

4. 代词重叠

代词中，人称代词和指示代词都不能重叠，只有部分疑问代词可以重叠。疑问代词重叠有增量的作用，所表示的人或事物由单数变为多数。重叠的方式是单音节词完全重叠，双音节词一般重叠后一个音节，也有重叠前一个音节的。例如：

- (25a) juŋ⁵¹mă⁵⁵ɔ⁵⁵ŋji⁵¹⁻³¹le⁵¹? 谁在屋里？
 屋子 位格 谁 在 非现实
- (25b) juŋ⁵¹mă⁵⁵ɔ⁵⁵ɔ⁵⁵ŋji⁵¹⁻³¹le⁵¹? 哪些人在屋里？
 屋子 位格 谁 谁 在 非现实
- (26a) khă⁵⁵su³¹⁻⁵¹mau³¹sau³¹? (是) 怎样的书？
 怎样 书
- (26b) khă⁵⁵su³¹su³¹⁻⁵¹mau³¹sau³¹? (是些) 怎样的书？
 怎样 样 书
- (27a) nuŋ⁵⁵moŋ³¹xai⁵¹mu⁵¹a³¹je⁵¹? 你们为什么不去？
 你们 为什么 不去
- (27b) nuŋ⁵⁵moŋ³¹xai⁵¹xai⁵¹mu⁵¹a³¹je⁵¹? 你们因为些什么不去？
 你们 什么 为什么 不去

上述各种重叠方式所表示的语法意义，从本质上来说都是对量级的调节。不同词类的重叠、不同的重叠方式、重叠式出现的不同句法位置，都可能造成重叠式所表示的量级的各种差异，主要有量的次范畴的差异（包括人或事物的数量，动作行为的频率、时长、幅度，性质状态的程度等）、量变维度的差异（包括增大和减小）、附加的感情色彩的差异（如语气的强弱）。

三 构形形态的发展趋势

上述几种构形形态手段，大部分仍在稳定使用，如重叠式表示量级的变化、人称代词的数与格、称说义动词的人称区分等，但有一些形态手段正在发生变化，呈现出以下两种趋势。

(一) 形态成分脱落

表示动词数范畴的复数标记 kə⁵¹ 是载瓦语的少数几种黏附词缀之一，在部分句子中已呈现出脱落的趋势。例如：

- (28) jaŋ⁵⁵moŋ³¹sək⁵⁵sum³¹kam⁵¹xə³¹pə⁵¹. 他们种了三棵树。
 他们 树 三 棵 种 变化
- (29) nuŋ⁵⁵moŋ³¹khă⁵⁵nam⁵¹⁻⁵⁵je⁵¹ʒa⁵¹? 你们什么时候去？
 你们 什么时候 去 将行

(30) $jan^{55} mo\eta^{31} mau^{31} sau^{31} xau^{51-55} puk^{31} a^{31} wui^{51}$. 他们没买那本书。
 他们 书 那 本 没 买

如例(28)-(30)的句子中, $k\eta^{51}$ 的脱落并不彻底, 其是否使用存在两可的情况。例(28)中的 $p\alpha^{51}$ 可换成 $p\alpha^{51-31} k\eta^{51}$, 例(29)中的 za^{51} 可换成 $k\eta^{51-31} za^{51}$, 例(30) wui^{51} 后可添加 $k\eta^{51}$ 。但发音人第一反应说出来的是不添加复数标记 $k\eta^{51}$ 的句子, 说明这类句子不使用 $k\eta^{51}$ 已成为一种更自然的说法。

(二) 形态手段转换

载瓦语动词和形容词的使动态存在形态手段转换的情况。

如前文所述, 构成载瓦语动词和形容词使动态的语法手段有3种: 语音屈折、语音屈折与附加词缀并用、附加词缀, 但有部分词语的使动态可以同时使用语音屈折、语音屈折与附加词缀并用这两种手段。两种不同的手段共存并用, 这往往是语言演变过程中过渡状态的一种典型表征。如: ne^{51} “红”的使动态形式可以是语音屈折手段构成的 ne^{51} “使红”, 也可以是语音屈折与附加词缀并用手段构成的 $l\eta^{55} ne^{51}$ “使红”; $\eta j\alpha^{31}$ “熟”的使动态形式可以是语音屈折手段构成的 $\eta j\alpha^{55}$ “使熟”, 也可以是语音屈折与附加词缀并用手段构成的 $l\eta^{55} \eta j\alpha^{55}$ “使熟”。但是带 $l\eta^{55}$ 的使动形式, 只能充当句子的谓语, 不能充当补语。例如:

(31a) $nan^{51} tsan^{31} l\eta^{55} \eta j\alpha^{55} a\eta^{55-31}$. 你把饭弄熟吧。
 你 饭 弄 使熟 祈使式

(31b) $nan^{51} tsan^{31} t\eta^{55} \eta j\alpha^{55} a\eta^{55-31}$. 你把饭煮熟吧。
 你 饭 煮 使熟 祈使式

(31c) $*nan^{51} tsan^{31} t\eta^{55} l\eta^{55} \eta j\alpha^{55} a\eta^{55-31}$. 你把饭煮熟吧。
 你 饭 煮 弄 使熟 祈使式

载瓦语使动态的这三种手段中, 语音屈折和语音屈折与附加词缀并用的手段都缺乏能产性, 只能出现在少数动词和形容词上; 而附加词缀手段具有能产性, 大多数动词和形容词都可以通过前加类词缀 $l\eta^{55}$ “弄”构成使动形式。这三种手段中, 最早的应该是语音屈折手段, 之后出现语音屈折与附加词缀并用手段, 这是载瓦语使动态表达手段发生转换的过渡阶段。 $l\eta^{55}$ “弄”最初只出现在语音屈折手段构成的使动词前, 通过语音屈折和附加词缀这两种手段的并用, 形成了“ $l\eta^{55}$ + 使动词”这一使动态表达方式。随着这一表达方式的广泛使用, 表达使动范畴的功能逐渐转移到类词缀 $l\eta^{55}$ 上, 而由语音屈折构成的使动词在这一表达方式中成了一种羡余手段, 于是这一表达方式得以进一步扩散, $l\eta^{55}$ 后面可以出现自动词, 构成附加类词缀的使动态形式“ $l\eta^{55}$ + 自动词”, 且这一形式在现代载瓦语里已成为使动态的主要表达形式。

四 余 论

通过对载瓦语构形形态的研究, 我们发现包括载瓦语在内的藏缅语在构形形态上存在许多错综复杂的现象, 因此在研究藏缅语的形态时, 要考虑以下两个问题。

(一) 对形态成分的剖析要考虑语流音变、语音演变等复杂因素

藏缅语的许多形态成分在辨析的时候存在困难, 主要原因是: ①形态成分与词根之间的结合比较松散, 或者是一个独立的音节, 或者与别的词语(有时是一些辅助性的虚词)或形

态成分结合在一起构成一个独立的虚词；②形态成分发生了复杂的音变，有些属于语流音变，有些属于语音的历时演变，有些还伴随其他语音变化；③有些形态成分的位置不固定，既可前置于词根，也可中置或后置于词根。

以载瓦语为例。载瓦语的复数标记 $k\text{ɔ}^{51}$ 表示动词的数范畴，但在实际使用中， $k\text{ɔ}^{51}$ 要么作为一个独立的音节黏附于动词之后，要么与体助词、式助词、情态助词、语气助词等结合在一起，其位置也不固定，前置、中置、后置的都有；而且， $k\text{ɔ}^{51}$ 在与这些助词结合的时候，往往还发生语流音变，出现弱化、合音等现象。如：祈使式助词 $k\text{ɔ}^{51-31} \text{faŋ}^{55} \text{ka}^{31}$ 、即行体助词 $\text{pə}^{51-31} k\text{ɔ}^{51-31} \text{za}^{51}$ 中，复数标记 $k\text{ɔ}^{51}$ 分别前置于祈使式助词词根 $\text{faŋ}^{55} \text{ka}^{31}$ 、中置于即行体助词词根 $\text{pə}^{51-31} \text{za}^{51}$ ，在语流中要读为弱化音节；祈使式助词 $k\text{ɔ}^{55}$ 或 $k\text{ɔ}^{55}$ 、语气助词 $k\text{ɔ}^{55}$ 分别是祈使式助词 a^{55} 和语气助词 ɔ^{55} 与复数标记 $k\text{ɔ}^{51}$ 合音之后的结果。

载瓦语使动范畴的3种语法手段中，语音屈折和语音屈折与附加词缀并用手段往往伴随声调的变化，如： tsuŋ^{31} “坐”— tsuŋ^{51} “使坐”除了元音松紧交替之外，声调也由中降调31变为高降调51； lam^{51} “宽”— $\text{lɔ}^{55} \text{lam}^{55}$ “使宽”除了元音松紧交替、添加表使动的类词缀 lɔ^{55} 之外，声调也发生了变化，由高降调51变为高平调55。但声调的屈折变化不是一种表示使动范畴的规则性语音变化，因而只能看成是一种伴随现象。

孙宏开（1992b）发现藏语的去时在书面藏语里用黏附后缀 -s 表示，“-s 后缀在历史语音演变过程中对词根的元音或声调发生影响。在藏语拉萨话中，变化的规律是开音节动词元音带喉塞韵尾，低元音变高或后元音变前： $\text{a} \rightarrow \text{e}$ ； $\text{o} \rightarrow \text{ø}$ ； $\text{u} \rightarrow \text{y}$ 。带鼻音韵尾的动词是使长调变成短调，即 $55 \rightarrow 54$ ； $14 \rightarrow 12$ 。”这说明藏语的去时经历了复杂的语音演变过程，表示过去时的形态成分在现代藏语拉萨话里以另外一种语音形式留存。

了解了藏缅语形态成分的这些复杂特点，对于有些不易梳理清楚的语法成分，我们或许可以从一个新的视角来研究。

（二）要从分析性强弱的视角研究构形形态的演变

从形态类型来看，中国境内的语言中，分析性语言占据优势。据戴庆厦、闻静（2017）统计，《中国的语言》所收录的128种语言中，分析性语言有89种，占语言总数的69.5%，非分析性语言有39种，占语言总数的30.5%。分析性语言中包括汉藏语75种，南亚语9种，混合语5种；非分析性语言包括阿尔泰语22种，南岛语16种，印欧语1种。绝大多数藏缅语属于分析性语言，但在其内部，不同语言的分析性程度存在不同的差异层次，南部语群（如载瓦语、阿昌语、拉祜语）比北部语群（如嘉戎语、羌语、独龙语）的分析性特征更加凸显。中国境内藏缅语的研究是建立在分析性语言特点的基础之上，以语序和虚词作为基本语法框架。但分析性语言并非没有任何形态特征，即便是具有“超分析性特征”的汉语，仍然存在少量的形态成分，如重叠、附加词缀。这就对藏缅语形态类型的分类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仅仅简单地把某种语言定义为“分析语”“黏着语”或“屈折语”是不够的，还需要揭示它所属的形态类型的层次。

关于形态类型的层次，孙宏开（1992a）把中国境内40多种藏缅语分为3大类8小类，载瓦语属于分析性语言，它在藏缅语里跟白语、纳西语、阿昌语等一样处于分析性程度最高的层次。通过对载瓦语构形形态发展趋势的研究，我们可以看到，载瓦语的构形形态是处于动态变化之中的，现代载瓦语的强分析性特征，可能是在经历了一些形态成分的脱落或形态手段转化之后逐渐形成的。从而表明，构形形态的演变与语言分析性强弱的变化之间存在交

互关系，对语言形态类型的界定必须建立在对一个个形态成分深入研究的基础之上，要研究这些形态成分的属性以及发展变化的趋势。

参考文献

- [1] 戴庆厦. 2014. 《汉语的特点究竟是什么》，《云南师范大学学报》第 5 期.
- [2] 戴庆厦. 2017. 《再论汉语的特点是什么——从景颇语反观汉语》，《民族语文》第 2 期.
- [3] 戴庆厦、闻 静. 2017. 《论“分析性语言”研究眼光》，《云南师范大学学报》第 5 期.
- [4] 刘丹青. 1986. 《苏州方言重叠式研究》，《语言研究》第 1 期.
- [5] 宋玉柱. 1986. 《应该把构词法与构形法区别开来》，《逻辑与语言学习》第 5 期.
- [6] 孙宏开. 1992a. 《论藏缅语语法结构类型的历史演变》，《民族语文》第 5 期.
- [7] 孙宏开. 1992b. 《论藏缅语语法结构类型的历史演变（续）》，《民族语文》第 6 期.
- [8] 孙宏开. 1994. 《藏缅语中的代词化问题》，《国外语言学》第 3 期.
- [9] 孙宏开. 2008. 《关于汉藏语系语言里的代词化现象——一个语法化的实例》，《东方语言学》（第 3 辑）第 1-4 页，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
- [10] 朱艳华. 2012. 《载瓦语的示证范畴》，《云南师范大学学报》第 5 期.
- [11] 朱艳华、勒排早扎. 2013. 《遮放载瓦语参考语法》，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The Inflectional Morphology in the Zaiwa Language

ZHU Yanhua

[Abstract] The morphological devices for inflections in the Zaiwa language consist of four types: sound alternation, affixation, sound alternation and affixation as well as reduplication. The syntactic functions of the inflectional morphology are represented by person and number agreement between the subject and the verbal predicate, the causative forms of verbs and adjectives, number and case of pronouns, the magnitude of reduplicative forms. The inflectional morphology shows a tendency of further development of analytic features. Consequently, when inflectional morphology is investigated, attention should be paid to complex factors such as phonological processes (for instance sandhi) and sound changes of morphological elements, and the evolution of inflectional morphology is to be studie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analyticity, either strong or weak.

[Keywords] Zaiwa inflectional morphology syntactic function morphosyntax

（通信地址：100083 北京 北京语言大学语言科学院）

【本文责编 胡鸿雁】